五里坡，我的家乡

□陈嗣红

今年盛夏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从巫山县城出发，车行一个小时，到达竹贤乡朝阳坪，去亲近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穿行在湿漉漉的林中，风将树冠摇晃，摇下串串露珠。抬头，露珠冰凉地砸在脸上，有些刺痛，但随即整个身心浸润在清凉中。

同行的阿周在前面发现一大片鹿耳韭，我兴奋不已——这是我此行的目的之一。鹿耳韭，我们也叫天蒜，嫩叶是非常美味的野韭菜，炒鸡蛋、做泡菜、凉拌，随便怎么烹调都好吃。我最爱的是泡成泡菜煮鱼，那是没有任何泡菜可以替代的特有味道。采完天蒜继续爬山，路被厚厚的辽竹林封闭，越来越难走。

朝阳坪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及巴东县交界处，地处巫山县竹贤乡，平均海拔1800米。长12公里、宽9公里的朝阳坪，因地形似双凤朝阳而得名，为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之一。

朝阳坪的林中有大片箬竹，我们称作辽竹。记得小时候母亲告诉我，有天麻的地方，必定会有辽竹。那么，这大片的辽竹林也许正孕育着朝阳坪的名贵药材天麻，待来年春天冰雪融化、山花烂漫时，密林深处，采药人会如期而至。

眼前的辽竹，对于我是亲切的存在，有很多美好的记忆。

童年的我，几乎每天都在附近的山上摘野果，打猪草，捡柴，采蘑菇。记得第一次去很远的朝阳坪打猪草还不到10岁，个头比背篓高不了多少，母亲托邻居带上我。天没亮就出发，用松脂火把把路照亮，爬到半山腰，东方的山顶才微露霞光。偶尔有采天麻的村民路过，肩上搭个布袋，手握专用小锄头。

朝阳坪的初夏，还有些寒意。林子里长满了鲜嫩的折耳根、刺角菜，有割不完的各种野菜，很快就将背篓装得高高的。林中空地有大片地泡儿，让整个林子充满香甜诱人的味道。带我上山的杨爸顺手采几片青绿湿润的地窟窿叶，教我叠成三角形的盒子。我匍匐在地，采白色熟透的地泡儿。树叶盒子装满了，用野麻线稍微绑一下放在背篓的猪草中间，带回家给妹妹们当零食。有时候也会遇到很粗大的菜花蛇，吓得我站在原地不敢动，只大声哭喊。大人们会过来安抚说：“不怕，只要不打它们，它们就不会咬你。”

我们打完猪草，路过林场驻地吃午饭，看到大院坝的竹笆折上有晒得半干的天麻。厨房门口，阿姨正与几位采药人讨价还价。见到我们，连忙过来热情招呼：“小妹，你们来了呀，快进屋坐。”阿姨是父母的老朋友。火塘里有整棵老树疙瘩在慢慢燃烧，上方挂个大铁吊锅，里面有天麻炖鸡的香味飘出，惹得我忍不住口水直流。

我们带了干粮，是苞谷加黄豆、燕麦做成的炒面，极香，用开水拌成糊糊，是方便又经饿的主食。阿姨特别给我舀了一小勺天麻炖鸡，说是补品。那是我第一次尝到天麻的味道，并不觉得好吃，只觉得汤极鲜。那时还太小，体会不到天麻的好。但这次与天麻的相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竹贤乡出产顶级天麻。那时，村民每年会结伴上山搭个窝棚，采挖一季天麻，收入可供全家人一年的油盐布料开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药商将“川东天麻”视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大部分销往港台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珍贵的养生食材煲汤做羹。冬季天麻还没出苗，采药人全凭记忆和经验，所采天麻品质最高，称冬天麻，一般不易采到。端午左右春天麻已抽苔，很方便寻找，平常寂静的山林一下就热闹起来。老药农心里都藏有一份天麻生长分布图，上山直奔目的地，找到一窝，只捡大的，小个的留下让其继续生长。

《本草图经》记载，古人将天麻蜜渍成脯，招待尊贵的客人。长大以后的我，闲时喜欢查阅古籍中天麻的各种制法，也喜欢向中医朋友请教食疗膏方技艺，十几年来琢磨出天麻的很多新鲜吃法。比如，鲜天麻加核桃仁等磨成汁，加土蜂蜜熬成天麻膏，是方便食用的“蜜制天麻”；鲜天麻切片氽水，糖桂花、土蜂蜜和自制桔酱调成酱汁，淋在天麻片上成为“桂花天麻”；用鲜天麻和核桃打茸，加少量面粉、汤圆粉、蜂蜜等做成的“天麻糕”，或蒸或煎都别有风味。

我收回遥远的思绪，和朋友们在辽竹林里艰难前行。我惊讶地发现，古人笔下的金盘草，从四角、五角到八个角生长在同一个地方。这时，只听得一直低头拍照的海棠老师激动地惊呼：“啊！我看到了獐耳细辛。”六瓣洁白如玉的花瓣，中间绿色柱头边有白蕊点点，叶片似獐耳十分可爱，长在湿漉漉的青苔之上，如林间的小仙女生活在这静谧的仙地。林间的石头上布满青苔，我看到一株四叶的巴山重楼长在青苔上，有点小激动，之后又见到了一大片。巴山重楼长得不起眼但无比珍贵，它有着细长的根部，采来晒干后，草药医生叫露水珠，拿来蒸天麻鸡蛋，民间认为可以治头晕头痛。我以前因为有偏头痛，母亲常常蒸给我吃。进入老年后的母亲，衣袋里长期放几根巴山重楼，她说可以接气——山民也叫它接气草。

这里的七叶一枝花植株都是小小的，也许是海拔太高的原因吧；红景天在崖壁缝隙里长出细细的茎，漂亮的碎花像一把小伞聚集在茎端。只是，如果不是植物爱好者，那些长在青苔里毫不起眼的珍贵植物，会被人忽略。

终于爬到山顶，视野突然就开阔起来。放眼望去，脚下是深深的大峡谷，远处的山像雕刻过一样，呈现出各种好看的青灰色艺术品。谷底有云雾升腾，飘升的雾很快将我们笼罩，衣服被雾气浸湿。一会儿，雾渐渐散去，如缓缓拉开的幕布，远山奇景又清晰呈现。

那次上山后不久，我便听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列入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地，成为重庆继武隆和金佛山后第三个跻身世界自然遗产行列的地方。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也更加憧憬它的未来。

我土生土长在五里坡自然保护区内的骡坪，对于大山有着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感情，对于这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棵树都满怀感恩与敬畏。多么希望人与自然永远和谐共处，在水墨仙境中游玩，看兰草在林子里开花的样子，茅草屋里有备好的山珍花食，在夏日午后的长廊里，榨一杯狗尾巴草蜂蜜汁解暑，听朝阳坪的山雀啼鸣、溪水流淌……我想，幸福就是这个样子吧。

【文艺评论】

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创造者之路

□冯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既要笔墨，又要现代<姜宝林艺术展>暨<姜宝林弟子美术作品展>》近期在重庆美术馆展出，作品诠释了中国画大家姜宝林的创作理念及教学理念，正如他所说的：要笔墨就是要传统，就是“很中国”；要现代就是构筑崭新的形式语言，就是“很世界”。

“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和根。

广义层面上的笔墨，包含了中国绘画一切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趣的总和；专业角度而言的笔墨，体现的是中华艺文独特的语言、技艺与材质相契的关系。灵魂的充实和根脉的强健，需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取精用弘。

“现代”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画艺术必须面对的课题，它包含了思想、形式与技艺。

进入20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激荡的影响和现代审美的迁移，国人对中国画及其笔墨形式、内涵的认知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疾呼声有之：“革命”为创新之必然；惊叹声有之：传统式微，离经叛道，危机重重；乐观者有之：兼容并包是为良策；决绝者有之：守着底线，拉开距离……当日渐融入全球化，中国文化、艺术如何“为”？如何“守”？如何“创新突破”？如何“立”？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中国画如何走出本土地缘，以现代面貌展示其应有的世界性？这是对21世纪中国画家极具钢性的挑战。而姜宝林秉持李可染先生“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又“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学术理念，以其丰硕的实践成果，成为富有价值和意义的当代艺术个案。

姜宝林研修中国画从传统切入，早年师从潘天寿、陆俨少、李可染等名师，数十年的创作研究，使他对中国画的传统，有着真切的体认、悟觉的修为，并且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一位实力派骁将，但他从未满足过传统艺术带给他的“荫庇”，沉醉于笔墨技术的丰富性和图式语言。置身于一个变革的世界与时代，他深知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且引为己任，并自觉地对中国画笔墨语言和图式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实验，成为在中国画向现代转型发展变革潮流中做出积极贡献的践行者。

姜宝林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作品既传统又具个性，无论水墨山水和写意花卉，抑或是他独创的白描山水、积墨山水和由师造化向意象、表现性变化的创新过程，都擅胜于扎实且变化多端的传统笔墨技巧。20世纪90年代，姜宝林的作品显现出其经过深思熟虑、有步骤有意识地向半抽象、非具象视觉形式语言的拓展。他在保留了书法书写的笔墨基本意韵和物象的基本自然形态的同时，有节制地解构了具象，有意识地重构了点、线和类乎几何形状体块的符号化图形组合，义无反顾地向着类抽象构成的形式掘进。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同行和评论家看来，姜宝林的艺术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血缘中的基本要素——形与笔墨，但面貌自成一格，而具有可辨识的现代审美特点。而在西方同行和理论家看来，姜宝林的艺术语言，具有欧美现代艺术中的基本审美因素，但又能明显地感觉到某种来自东方的水墨材质和软笔书写的特性。于是，作为实践者的姜宝林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守住了多少、突破了多少、建立了多少？这无异于是以冒险家的胆识在东西方艺术的边界上踩着钢丝并寻求平衡，即如何理性智慧地把握并掌控驾驭这个度。他清楚：任何变革的成果终将难逃艺术史家、评论家，甚至同行的质疑与诘问，并且在国际当代语境中接受考量。

“既要笔墨，又要现代”的理念无疑是富有变革精神和实践理想的，但同时也是一条充满艰辛的创造者之路。如果说，“现代”同时意指时间（时段）和与时代相关的审美价值取向的话，那么“笔墨”则就代表着传统（历史）的累积与沉淀。已有的理念和方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载着“现代”的形式要素，相对传统而言，“现代”是否代表着某种递进抑或是嬗变的价值？姜宝林践行的“鱼和熊掌”兼取的目标诉求，驱使着他以深厚的传统艺术素养，去引始大胆变革的文化使命，用富有创意的学术思想观念引导他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变革之路。我们可以从《贺兰山一截》（1990年）、《西域纪行》（1994年）、《长江的儿子》（1998年）、《黎明》（1998年）、《佛尔蒙特3号》（1999年）、《桌山》（2011年）、《西域暮色》（2011年）、《2019·16号、27号、47号》（2019年）等一系列作品中看到一条智慧的创作轨迹和嬗变的路径，并因之使他的学术理念和现代化了的笔墨形式语言在当代中国画坛显得一枝独秀、摄人眼目。

艺术史将关注一切渊源有自、富有开创性变革的艺术新成果。

长江的儿子 （中国画） 姜宝林

高温下的一天

□李立峰

8月2日，清晨6点钟，太阳爬上了金陵大酒店的楼顶，空港新城西区的地标率先被照亮。一转眼的功夫，周围林立的高楼，一一被涂抹上明亮的金色。

我换上跑步鞋，朝着中央公园进发，开始了每天的晨跑。公园里面，三三两两的市民，手摇蒲扇，慢慢悠悠，走过阳光大草坪，走过镜湖，走过湿地花港。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园林绿化工人老张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江苏人，儿子在重庆成家后，他就跟来了。老张在公园负责扫地，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原本每月可以休息4天，但他从来不休，这样可以多出300多元，用于补贴家用。

老张扫得很认真，他把路上的落叶扫完，又把草坪、林中的叶子一一归拢成堆，然后装进黑色的大垃圾袋，等着垃圾车来运走。

当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这意味着最高气温将超过40℃。扫了一阵，老张抱起特大号水杯，咕噜咕噜灌了几大口。

每天进到中央公园，看着这些劳动者的身影，或拔草，或清扫，或修建，总让我心存感激。环境整洁，空气清新，草木葱茏，鸟语花香，都离不开他们的辛劳啊！

跑完5公里，我清晰地感到身体犹如河流决堤的样子——头上的汗水往下流，衣裤湿透；身上的汗水顺着腿肚往下流，袜子湿掉半截。我想，那些户外劳动者肯定也是这种状况吧。而我可以立马回到家中，冲个热水澡，顿时神清气爽。

收拾停当出门上班，阳光满怀。抬头望，蓝天白云；侧身看，穿着橘红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早已把马路打扫干净。通常，我跑步的时候，他们已经上班；而晚上9点多钟，又见他们出现在街头。尽管早出晚归避开了烈日，但穿着厚厚的工作服，不消说，也是很闷热的吧。

曾经，他们无处落脚。如今，这一切悄然发生了改变。“环卫爱心小屋”，几乎每条街就能看到。在同茂大道上，一个个免费便民饮水点也建了起来。等红绿灯的间隙，我看到环卫工人、出租司机、快递小哥拿着水杯、水壶在饮水点接水。

街头新增的多种人性化设施，常让我眼角湿润。让户外劳动者以及过往行人渴的时候有水喝、累的时候有地歇，政府部门办的这些实事，以及一些社会单位的爱心奉献，无疑是酷暑天送上的“清补凉”，也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我期待，我们这座城市有更多这样的公益设施。

午饭后，我来到办公大楼的楼顶。对面，两江商务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塔吊座座，机器隆隆，高楼如雨后春笋，崭新的悦来新城拔地而起，吾悦广场年底就将开业迎宾。就打望了那么一会会，暑热天气很快给了我下马威，我感觉头上像顶着一个锅炉，四周像下了火，浑身发烫，赶紧回到空调冷气充足的办公室。但建设工地上，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下班的时候，接到快递小哥的电话，通知我去取快递——我订购的书到了。晚上8点多钟，天色还很亮，快递小哥的黑色T恤上，汗渍斑斑。看着他匆忙而去的身影，我想，每一个为生活拼搏的人，都值得尊敬。

翻开朋友圈，本土摄影师刘嵩展示了他近段时间的拍摄成果——夜色中的重庆火锅。千厮门大桥下，南山火锅街，防空洞里，山顶大树下，长江边，居民楼顶，都有热火朝天吃火锅的人。重庆文化的包容与多元，重庆人以热攻热的豪气，在火锅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每年夏天，是重庆的抬头季、摄影季，诞生了无数大片。无数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酷暑天气，却是摄影师眼中的绝佳天气。有风景可赏，有大片可拍，心中的滚烫早已超越了天气的炎热。

也就在这一天，重庆城迎来了单日用电和用水的最高峰。这背后，必然有着一个个奋力做着保障工作的无名英雄。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就是我，一个来自中原的新重庆人眼中的高温天纪事。从那些劳动者身上，我学习到这样一种品德：做好自己手头的事，做踏实人，干平凡事，便是不平凡。

山是一座寨，寨是一座城

【地理重庆】

□李玮

在渝东梁平，有一个名叫“牛头”的村，日前上榜《重庆地名文化地图》。牛头村里还有赤牛山、牛头寨和赤牛城，这些很“牛”的地名，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前往打卡，去追寻地名里隐藏的民间记忆及历史故事。

山是一座寨，寨是一座城。在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旁，横亘着一条长约十里、略带红色的山岗，于平地隆起，峥嵘嶙峋，形似卧牛，曰赤牛山。因山顶耸立着一座面积约300亩的寨子，又名牛头寨，也称赤牛城。该城建于南宋时期，是抗蒙御敌的军事堡垒，也曾是当地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清《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记载：“牛头寨，在县西二十里赤牛山上，亦名赤牛城。宋淳祐二年筑。周三百六十步，敌楼百四十三座，四隅有门，盖戍守之处。”当年，赤牛城与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等齐名，为拱卫重庆府、夔州府及荆楚之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末与二三驴友，决定登赤牛城遗址探秘。我们沿赤牛城东大门清幽的台阶拾级而上，过香气氤氲的百年柚园，穿饱经风霜的古城门，一盏茶功夫就来到了“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的寨顶，村民正忙于农事。跨“牛背”，登“牛头”，岩石上立有GPS地标桩，显示“高程612.81米”，与寨底海拔高差160多米，难怪有绝壁凌空之感。立“牛头”眺望远方，只见四面青山列翠屏；俯瞰寨下，山水田园美如画。于寨顶偶遇村民老文，他介绍说，如果在山下的仁贤镇上场口观山寨，恰似一头尾朝西南、头向东北的伏卧状巨牛，所以称其为牛头寨，还誉以“赤牛卧月”这个风雅名字，并被列入“梁山八景”。我回家细看航拍视频资料，赤牛山更像一首航空母舰，舰首在东，舰尾在西，宏大而雄伟，地势险要，难怪在冷兵器时代为重要的军事要冲。

梁平古称梁山，自古为东出西进、交通南北的陆路要道，乃“夔子咽喉”。作为强固的军事要塞，赤牛城历来是当地戍守要地。梁山从修筑牛头寨开始，到清嘉庆年间，总计修筑寨堡达217座，如闻名遐迩的滑石寨、观音寨、金城寨等。

2019年秋，梁平联合相关部门对牛头寨赤牛城遗址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历时一年有余，发现并确认城门7座，内城城垣总长度3800米，城墙内面积有近20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东、西外城城墙皆为宋代所建，证明了文献中记载的牛头寨就是南宋末年所建赤牛城原址。我有幸参与了考古发掘过程的航拍、专家评审会等，专家们认为赤牛城时至今日还保留着丰富的历史遗存，具有极大的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这也为当地规划建设赤牛城宋元文化遗址公园提供了科学依据。

岁月悠悠，赤牛城沧桑的古城墙、断裂的寺庙建筑基石，见证了历史风云变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而今，赤牛城上居住了160多名村民，其中八旬老人有10多人，他们安享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赤牛城下，梁平都梁新区二期建设如火如荼，梁平高新区机器轰鸣，新城中央的赤牛溪湿地公园、拓荒牛雕塑与牛头村牛头寨上的赤牛城遗址遥遥相望，一幅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宜居宜业宜游并举的美好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